



热点追踪

积极开展本草考古
开辟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付丽丽

“要用好本草考古这把钥匙，让中医药历史活起来，从而解答中医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要科学问题，阐释人类医药文化的发展与进程，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开辟新的路径。”3月18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主办的首届本草考古学术研讨会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说。

黄璐琦介绍，中国特色的传统药物学在古代称为本草，因此中国的药物考古又称为本草考古。本草考古就是应用现代考古理论与方法，以考古出土的药物及其相关遗存为对象，探索人类与药物的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发展和利用药物的历史和规律，重建中医药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理清中医药发展历史脉络。

我国对药物遗存的鉴定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015年，在黄璐琦带领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开始开展本草考古研究，2018年，又将科技考古引入中医药研究，在《科学通报》提出“本草考古”新领域。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袁媛表示，团队前期在本草考古方面开展了诸多探索性研究，也有很多突破性发现。例如，灵芝的起源研究将人类使用灵芝的时间从秦汉时期提前到距今6800年；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地黄炮制品研究，将我国米蒸法应用历史提前至公元前59年。团队还因发现迄今最早中药辅料炮制品，获2019年全国十大医学科技新闻。

种质与产区是道地药材的核心要素。道地药材的种质或产区发生变迁，将影响临床疗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彭华胜介绍，会上启动了“道地药材溯源的本草考古研究”项目，该项目共设立4个课题，拟通过系统调查我国出土的本土药材文物、外来药材文物及宫廷药材文物，基本摸清我国药材文物现状，复原药材文物的时空信息；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种质溯源技术体系，完成前胡、大黄、白芍、巴戟天4种代表性道地药材的种质溯源研究；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产区溯源技术体系，完成10种清代道地药材的产区溯源研究，为道地药材正本清源提供考古学依据。

推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3月21日，第二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在京举行。此次峰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国有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重要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在峰会上表示，国资央企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进一步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调整，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国家队、产业发展领头羊、安全支撑主力军作用。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管理理事长俞杰明作主旨发言时说，国资央企将深入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如聚焦实业主业，以市场化方式大力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力度，加快在重要领域和关键节点实现自主可控；同时强化科技创新主体作用，积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推动“科技示范行动”充实扩围，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等。

此次峰会还正式发布了《国有经济蓝皮书》《迈向新征程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究》《国有企业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丛书》等一系列国有经济相关研究成果。

中消协调查报告显示
“第三方测评”质量参差不齐

新华社讯（记者赵文君）中消协3月21日发布的“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具备法人背景的账号仅占比23.4%，准入门槛低。测评方法和标准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

中消协对抖音、微博、小红书、快手、B站、西瓜视频、微信平台等12个互联网平台共计350家“第三方测评”账号进行体验式调查后发现，93.1%的“第三方测评”存在测评标准类问题，其中缺乏测评标准的主观性测评多；55.7%的“第三方测评”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模式难保公正性；37.2%的消费者反映通过观看“第三方测评”所购买的商品出现过质量问题；35.7%的“第三方测评”涉嫌虚假测评。

调查显示，近八成消费者会在购物前观看“第三方测评”作品，大多为数码家电和美妆护肤；数码家电等具有明确的规格型号及参数标准的产品测评作品可信度较高。

与我国现行的国家质量监督抽查、企业自主委托的检验检测不同，“第三方测评”通常是指未取得国家检验检测资质认定的组织或者个人，宣称通过自身测评或引用对比专业检测结果、分析调研数据、表达主观使用感受等方式对商品的质量、功能、设计、服务、性价比等方面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并将结果主要通过自媒体以图文、视频或直播的形式进行发布推广，为消费者提供购买参考。

中消协建议，针对从事商业行为的测评账号进行统一备案管理，强化测评人员审核，推进实名认证、商品信息认证，使测评者和商品信息有源可溯，营造良好的“第三方测评”环境。互联网平台应对平台内的测评账号加强作品审核、信用投诉管理、宣传带货管理、账号粉丝管理。

打造数字博物馆，技术、人才一个不能少

◎实习记者 孙明源

“您可以回头，看看‘钦天监’的全貌。如果不恐高，到下一个场景可以看看脚下的地球。”3月14日，在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四层的虚拟现实（VR）设备互动区，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一位头戴PICO VR一体机的观众体验该馆推出的《古籍寻游记》项目。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古籍寻游记》是由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共同开发的古籍活化项目，与该馆正在开展的“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内容紧密相关。凭借虚拟现实技术，观众可以“穿越”到古籍问世的年代，直观地了解古籍内容及其历史价值。

近年来，以虚拟现实、数字展厅、智慧讲解等应用为代表的新技术在博物馆中得到了越来越广的应用。今年2月，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完成了《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2035）》（征求意见稿）。该规划指出，北京市将鼓励应用科技赋能，提供智慧导览、数字人讲解等沉浸式新型互动体验。推动一批创新示范的智慧应用落地，引领京津冀地区博物馆高科技创新发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规划中，“科技”已然成了关键词之一。

但是，新技术的应用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其推广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少阻碍。科技与文博的联动对许多参与者而言，既是曲折经历也是美好憧憬。

虚拟现实技术试水文博
渐入佳境

“其实在所谓的VR元年，也就是在2016年前后，一些博物馆就开始探索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可能性了。”来自智能穿戴设备品牌PICO的陆玖（化名）说。

陆玖是《古籍寻游记》制作团队的负责人，他在虚拟现实技术相关领域已有多年的工作经历。陆玖回忆说，虚拟现实技术与博物馆的联动很早就开始了，例如日本某自然博物馆曾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亲历”自然灾害。但此类应用十分小众，彼时谈不上流行。

2021年，陆玖所在的团队与大英博物馆合作，推出了一个可以让观众参观巴西原住民生活场景的虚拟现实应用。

但虚拟现实应用开发有难度，相关设备在文博界的推广程度也有限，这些因素制约着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

“今年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上线的《古籍寻游记》创新度很高，提供了4个包含大量互动元素的故事供观众体验。观众可以‘穿越’成为汉代士卒、民国考古学家等角色，了解古籍背后的历史背景等知识。这类画面精致、互动元素丰富的虚拟现实应用在博物馆界还不多见，因此我们的体验项目受到了观众的欢迎。”陆玖观察到，《古籍寻游记》体验区的观众接待量每周末都会爆满。

陆玖表示，与博物馆合作的文博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性要求高。肩负科普职能的博物馆相关场景必须做到严谨求实。为了做好《古籍寻游记》，陆玖团队同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了大量沟通，在建筑环境、人物服装、背景知识等方面做到了考究，最终以互动场景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这是在文博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发现观众接受度很高之后，我们也提振了信心，有了经验。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的‘试水’很成功，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越好。”陆玖说。

数字资源大批量制作依
旧面临挑战

在《古籍寻游记》为博物馆展览增添热度的同时，来自国家图书馆的专业人士提醒，个别项目的成功并不代表数字博物馆已经建成，“应用了数字技术的博物馆”不等于“数字博物馆”。事实上，我国数字文博建设依然面临着一些不可忽视的挑战。

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研究员、“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执行策展人顾恒在数字文博领域有多年从业与研究经验。他指出，随着多种技术的涌现和进步，现阶段人们对数字博物馆的定义逐渐明确为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孪生，也就是把整个实体博物馆投射到虚拟空间当中，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搬家”。

但是，距离实现这个目标，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结合工作经历，顾恒认为，数字资源开发困难是数字博物馆建设遇到的首要难题。

“想要打造一个数字博物馆，需要大量的数字资源。例如数字化的虚拟文物以及关于文物的各类视频、音频信息等。但是，这些数字资源的大批量制作可能会受限于博

物馆管理者对技术的理解。安全性、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因素也对数字资源开发造成了制约。”顾恒直言。

顾恒解释道，在博物馆的日常运营当中，一些管理者可能会认为保管数字资源比实体文物更加困难。数据资源存在被窃取的风险，在数字化过程中，文物也有可能遭到损坏，面临这些风险，一些博物馆资源管理者可能会选择把文物“捂住”，以确保安全。此外，博物馆的经费一般用于基础或常规运营，因此数字博物馆建设往往缺乏经费支持。

补齐短板需复合型人才
牵手先进技术

除了缺乏资源，缺乏复合型人才也是数字博物馆建设面临的障碍之一。顾恒分析，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大多来自文博或者历史专业，但科技公司的人才往往是相关技术专业出身。如果要建设数字博物馆，就需要双方的合力，但他们在合作中往往由于对数字文博等的理解不同产生矛盾。只有培养出既了解博物馆业务又拥有技术能力的人才，这方面的难题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

“还有一个困难是，数字博物馆领域出现过很多低水平案例，影响了相关方向的发展，技术水平不足是造成这些案例的根本原因之一。”

顾恒表示，某些科技公司曾对低技术项目开展过度营销，吸引一些不了解技术的博物馆管理者投入经费和人力，最终产生了一批质量乏善可陈的数字资源。这些低质量资源不仅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还打击到了从业者的信心，给数字博物馆建设带来更多阻碍。

如何破解数字博物馆建设中可能面临的阻碍？顾恒从管理的角度给出了建议。

“我认为可以由博物馆的管理者挂帅，协调统筹项目实施；由既懂技术又在博物馆工作多年的专家牵头；由博物馆的相关专业人才组成复合型全流程专业团队；由具备先进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负责实施。相关经费则通过社会投资、公益募集、国家专项等多种方式筹措。把管理、资源、人才、技术方面的短板补齐，数字博物馆才有可能建设成功。”顾恒说。

“依靠这些举措，从根本上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才能确保文博系统在数字中国建设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顾恒总结。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41人获得职业农民初级职称

因“职”制宜展开评定，让草原“秀才”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张景阳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牧民浩毕斯哈拉图在前不久获得了“职业农民”职称。“作为第一批申报职业农民职称的牧民，我很荣幸，这是对我养殖工作的认可，也能激励我更加努力提升养殖技能和养殖水平。”浩毕斯哈拉图告诉记者。

2022年底，锡林郭勒盟出台了《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试点工作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在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启动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并在阿巴嘎旗开展试点。目前，该旗已经完成了职业农民初级职称评审工作。

职业农民职称评定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将在促进乡村振兴，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哪些作用？这一职称评审制度又将如何完善？3月中旬，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员。

提振农业畜牧业生产信心

桑斯尔是一位90后牧民，他参加了这次职业农民初级职称申报。大学毕业后，桑斯尔返乡养牧，在家庭牧场中安装了数字视频监控设备，实现智能畜牧管理技术与传统养牧相结合，在养牧中发挥自身所长。这次职称评定提振了桑斯尔的养牧信

心，他说：“我目前申报的是初级农民职称，下一步，我会继续申报中级和高级职称，未来我也想把我的牧场规模做得更大。”

记者获悉，此次参加初级职称申请的牧民有41人符合评审条件，涉及畜牧业养殖、奶食品加工等专业技术。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结合农牧民技术人员工作特点、成长规律，对参评人员的学历、论文等均不作要求，重点考察实际操作能力，把参评对象所从事的产业规模及经济效益、科技推广应用能力作为主要评审依据，把实地考察、现场演示作为主要评价手段。

“在农村牧区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工作，旨在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人才和科技支撑体系，完善农村牧区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审，为加快构建农牧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社会化农牧业科技服务力量、提升农牧业科技化创新水平，促进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夯实‘三农三牧’发展的人才基础提供重要保障。”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相关负责人表示。

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基础

“职业农民职称评审是人才评价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工作中，我们要把职业农民职称评审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同步推进，与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同步实施。要围

绕全盟畜牧业发展对从业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充分发挥职业农民职称评审的正向激励作用，促进牧区实用人才与本地区畜牧业经济建设深度融合。”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表示。

本着“政策引导、牧民自愿、因地制宜、分级评价、科学评价、创新制度”的原则，锡林郭勒盟充分发挥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工作的牧区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指挥棒”作用，充分尊重牧民意愿，着力通过政策吸引和宣传引导，调动牧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制和限制牧民参加评审。

此外，鉴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牧业自然环境、产业发展、人口状况和人才需求差异性大，职称评审原则上以盟、旗县市（区）为主分级进行评价，盟、旗县市（区）结合实际制定职业农民职称评审管理办法，具体明确评审条件、评审程序、评审标准、承办机构、相关责任等。

促进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

首批职称评审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健全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制度，完善评审标准和条件，创新评审程序和办法，建立评审管理服务机制将成为该项工作的重点任务。据介绍，锡林郭勒盟将着力形成“四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力争用3年时间，取得